

倾诉人:礼哲 年龄:23岁 性别:男 职业:自由职业者 倾诉方式:微信 记录整理:婼文

放手“白月光”，是与往事的和解

收拾好行李，我即将离开徐州。指尖轻轻抚过旧速写本的封面，恍惚间竟看见当年那个夹着它、在校园林荫道上匆匆穿梭的自己——那时的我从没想过，一声随口吹起的口哨，会将我这美术学院的“浪子”与中文学院的“白月光”，紧紧缠在了一起。而那哨音，吹过青春期的莽撞心动，吹过因彼此差异而生的拉扯，最终还是落得一场无声的告别。原来，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并肩走到终点；放手时的释然，远比紧握时的热烈，更接近爱的本真。

哨声为约，月光作媒

第一次听见“兰欣”这个名字，是在大学社团招新的喧闹人潮里。朋友用胳膊肘悄悄撞了撞我，压低声音说：“看，中文学院的校花，据说能把《诗经》背得比流行歌词还溜。”我顺着他的方向望去，只见一个姑娘正站在展板前，指尖轻点着上面印的诗句，阳光透过头顶的银杏叶，碎成点点金光落在她发间。我下意识摸出兜里的铅笔，三两下就在速写本上勾出她的侧影，笔尖顿在她微微扬起的嘴角——那是种极淡的笑，却比画室里所有鲜艳的颜料都要鲜活。

后来我们熟络得很自然。每到周末，我们一群朋友总爱约着去户部山瞎逛。兰欣不爱凑集市的热闹，却唯独会被糖画摊前的老艺人吸引，常常站在一旁看半个钟头也不挪步。我就帮她拎着帆布包，安静地站在旁边，听她跟摊主讨教熬糖的火候，那声音温温柔柔的，像刚出锅、还冒着热气的米糕。到了晚上散场时，总有人故意起哄：“礼哲，兰欣家住7楼呢，你这‘夜游神’晚上反正睡不着，不送送人家？”

她家在市中心的老小区，没有电梯，楼道声控灯总在脚步声里忽明忽暗地闪烁。每次送她到楼下，我都会在单元门口数着她家的窗格等，只要看见那扇窗里漫出暖黄的灯光，就会吹一声口哨——调子没什么章法，却像投进平静湖面的石子，总能换得她从窗口探出头来，给我一个低头的笑。她从不说“晚安”，我也不催她“快睡”，就那么隔着几层楼对视几秒，直到她轻轻摆了摆手，我才转身融进巷口昏黄的路灯里。

有一次下着小雨，我揣着把伞在楼下等，哨声刚落，窗户却没像往常一样推开。我正纳闷，单元楼的门“砰”地一声被推开，兰欣抱着膝盖蹲在屋檐下，肩膀一抽一抽的，像是在哭。“论文被导师骂了……”她抬头时，眼睛红得像受惊的兔子。我赶紧把伞往她那边倾了倾，没说什么安慰的话，只是慢慢吹起那支不成调的口哨，像在哄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孩。她听着听着，忽然破涕为笑：“真难听。”话虽这么说，却轻轻把脑袋靠在了我的胳膊上。那晚的雨下得很缠绵，7楼的灯始终没亮，可我心里却清楚地感觉到，有什么比灯光更暖的东西，在我们两个人之间悄悄亮了起来。

我们的恋爱像一幅即兴创作的油画，曾浓墨重彩地铺陈了整个冬天，可在那些甜蜜的细节里，却也藏着不易察觉的裂痕。

我早就习惯了昼夜伏夜的生活，画室的灯常常要亮到凌晨两三点。兰欣却不一样，她总在晚上11点准时发来消息：“该睡了，明天有早课。”我每次都嘴上应着“知道了”，手里的画笔却停不下来。有一次，她说想陪我在画室待一整夜，结果熬到后半夜，就趴在堆满颜料管的桌子上睡着了。我看着她眼下淡淡的青黑，心里忽然一阵心疼。

她是个爱干净的姑娘，帆布包里永远装着消毒湿巾和笔记本，连书签都是自己亲手压的干花；可我活得潦草又随意，牛仔裤上总沾着洗不掉的油画颜料。

就连我们的朋友聚会，也像两个世界的碰撞。我的朋友聚在出租屋里，地上堆着啤酒罐，有人抱着吉他弹得跑调，还扯着嗓子唱歌。兰欣就坐在角落，手里捧着本书，偶尔抬头冲我笑一笑。而跟她的中文学院朋友聚餐时，大家围坐在一起聊诗歌流派、谈论文选题，我插不上话，只能埋头吃菜。

第一次见她父母，是在开春的一个周末。她妈妈特意炖了排骨汤，饭桌上不停地给我夹菜，语气里带着期待：“礼哲，听兰欣说你画画很厉害？以后打算在徐州定居吗？”我捏着筷子，老实说自己想先到处走走，说不定会去云南待半年，“那边的云颜色特别好看，很适合入画。”话音刚落，她爸爸放下手里的瓷勺，声音沉得像块石头：“艺术家有想法是好，但

兰欣不一样，她从小就乖，我们早就给她规划好了，要么考个教师资格证，要么考公务员，安安稳稳的才好。”兰欣在桌子底下悄悄碰了碰我的手，我看她妈妈眼角的细纹里藏着担忧，看见她爸爸茶杯里晃悠的茶叶——那是我永远融不进去的“安稳”。

从那以后，我们之间的分歧像藤蔓一样悄悄滋长。她开始试着劝我：“要不先找个设计公司实习？”我却觉得她被“安稳”框住了，忍不住反驳：“你就不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吗？总守着一张办公桌，多闷啊。”我们第一次吵架，是因为她没跟我商量，就帮我投了一家企业的设计岗简历。我得知后当场发了火：“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？”她红着眼眶，声音带着委屈：“我只是不想看你以后吃苦！”

后来，我再在她楼下吹口哨，那盏灯要么隔很久才亮，有时甚至干脆不亮。有一个周末，我在她家楼下等了整整一夜，天快亮的时候，她才裹着大衣跑下来，手里捏着一张被眼泪打湿的纸——那是她妈妈的体检报告。“礼哲，我妈说……要是我还跟你在一起，她就不肯住院了。”她的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，“我们算了吧，这样对你、对我都好。”

那晚的风特别凉，吹得我脸颊发麻。我站在原地，慢慢吹了声口哨，调子散得不成样子。这一次，没有任何回应。我终于明白，有些差异，不是靠爱就能填平；有些阻碍，不是靠勇气就能冲破。我们就像两条偶然相交的线，在某个点短暂重叠后，终究要朝着各自的方向延伸，离彼此越来越远。

三声哨响，一场终章

分手后的日子，我过得浑浑噩噩。每天把自己关在画室里，颜料涂了又刮，刮了又涂，画布上全是混乱的色块，像心里那些解不开的结。朋友们看不下去，拉着我去夜市喝酒，几瓶啤酒下肚，有人叹着气说：“要不你再去看看她？”

酒精壮了怂人胆。我骑着电动车，凭着本能拐进那条熟悉的巷子。抬头望向7楼，那扇窗黑漆漆的，像一块蒙了尘的玻璃。巷子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，我鬼使神差地吹了声口哨，还是当年那个不成调的调子。

没有动静。晚风卷着槐花瓣落下来，轻轻粘在我的肩膀上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又吹了一声，声音比刚才大了点，却只有空荡荡的回声在巷子里荡来荡去。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闷得发疼。我对自己说，最后一次吧，吹完这声就走。

第三声口哨刚落，7楼的灯突然亮了。暖黄的光从窗户里淌出来，把窗格照得清清楚楚。紧接着，窗户被推开，兰欣站在那里，穿着简单的家居服，头发

扎成松松的马尾，比我记忆里任何时候都要清晰。

我们就那么静静地看着对方。她的眼睛在灯光里明明灭灭。时间好像被拉得特别长，长到能数清彼此眼里的红血丝，长到能想起第一次在社团见她时，她发梢的碎金；第一次送她回家时，7楼亮起的灯；第一次被她父母拒绝时，心里那阵钝痛。

千言万语堵在喉咙，最终只化作一声长长的口哨。调子还是乱的，却带着说不出的复杂滋味——有遗憾，有不舍，更有一场迟来的和解。我用力挥了挥手，转身跨上电动车，没敢回头。

风从耳边刮过，带着夜市里烤冷面的香气。我从后视镜里看着那盏灯，它一直亮着，直到巷子口的拐角把它彻底吞没。后来我才慢慢明白，有些爱就像那声口哨，曾响亮地存在过，也曾温暖过彼此，最终落在风里，才算真正的有始有终。

如今，我收拾好行李，终于要离开徐州，去追寻那些藏在画布里的梦想，也跟这段往事好好告个别。

（文中人物均系化名）

